

《史記》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百大家評註《史記》 上冊

(明) 朱之蕃 匯輯
(明) 湯賓尹 校正

● 叢刊主編 張新科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百大家評註《史記》

上冊

〔明〕朱之蕃

匯輯

〔明〕湯賓尹

校正

焦麗波 整理

趙望秦 審定

《史記》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張新科 主編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圖書代號: WX16N1336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百大家評註《史記》: 全2冊 / (明)朱之蕃匯輯;
(明)湯賓尹校正; 焦麗波整理; 趙望秦審定. —西安: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 2016. 10

(《史記》文學研究典籍叢刊 / 張新科主編)

ISBN 978-7-5613-8691-0

I. ①百… II. ①朱… ②湯… ③焦… ④趙…
III. ①《史記》—研究 IV. ①K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54750 號

百大家評註《史記》

BAI DAJIA PINGZHU SHIJI

[明]朱之蕃 匯輯 [明]湯賓尹 校正
焦麗波 整理 趙望秦 審定

出版統籌 /	雷永利
責任編輯 /	馮新宏 陳 睿
責任校對 /	王 璐
出版發行 /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西安市長安南路 199 號 郵編 710062)
網 址 /	http://www.snupg.com
經 銷 /	新華書店
印 刷 /	北京京華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張 /	20.75
插 頁 /	4
字 數 /	424 千
版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	ISBN 978-7-5613-8691-0
定 價 /	62.00 圓

讀者購書、書店添貨或發現印刷裝訂問題,請與本社高教出版分社聯繫調換。
電 話:(029)85303622(傳真); 85307826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

“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與研究”階段性成果

納，並結合個人的思想認識，從中得出客觀而公允的價值評判，獲取新穎的獨到見解。《五帝本紀》曰：“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彊請試之。”此下有一條夾批：“王荊石曰：‘鯀之治水，雖方命殄族，而其才則群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也。’”案堯命鯀治理洪水，歷時九年，終未成功。但此條評語却不以成敗論人，仍認為鯀是有才能的人，一反傳統之見。尤其在《刺客列傳·荆軻傳》的眉批與夾批中，正反之說，相互辯駁，不同之間，相容並陳。先摘錄眉批中的數條如後：“柱國學士李賢評：約三晉、連齊楚、謀匈奴，是合從之遺意，可以緩亡，不可以掠亡。然至此時，雖有智勇，亦難為功，必無幸矣。曠日彌久，猶有國焉，一憤之不勝，而旦暮不保。丹為欲存國哉？直自快耳。”“狀元侍讀孫繼皋評：田光、荆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巧相值也。”“宗伯王世（楨）〔貞〕評：當燕丹時，內無強力，外無奧援，而以孱國當梟鷲之秦，此謂〔以〕卵抵泰山者也。故刺秦王亦亡，不刺亦亡。故刺秦王，非力計也。夫烏附、五石，非長生之藥也。即有寒欲之疾中於關竅則烏附用，危癰詭疽起則五石用，等死耳，冀萬一其效之。故人有死疾，則烏附、五石不可廢。當丹之時垂之國，則荆軻未可非也。”“國史修撰高岱評：燕太子之計拙矣，而謀荆軻。軻無一言為太子謀，固知軻非國士也。顧秦舞陽一笑，稍有志士輕生之風耳。”“太史修撰陸可教評：方曹沫之劫桓公，桓亦欲背之矣，以仲諫而止，然齊之君臣欲以信義服天下故也。若秦之狠詐，其平居尚不能守誓約，而況激之以怨怒，雖生劫之，彼其得解，而誅軻滅燕必矣。軻之愚如此，與丹同殞，宜哉。”“榜眼侍讀李廷機評：於期之逃歸燕也，求以自全耳，而卒為太子丹以自刎。此雖樊於期激於義，其實到此際，亦不由他不死。蓋樊於期縱不死，荆卿亦決不放手矣。”再摘錄夾批中的兩條如後：“申瑤泉云：‘“豎子”，指舞陽，然（此出）〔出此〕語自可窺荆軻之不利處。’”“黃葵陽〔云〕：‘秦王大怒太子丹之遣行刺，

故益發兵伐燕，此見燕之取禍而自速其亡也。’”綜合以上的眉批和夾批來看，這些評語既是針對燕太子丹、荊軻、樊於期、秦舞陽等人的言行舉止所發，又是針對評論燕太子丹、荊軻、樊於期、秦舞陽等人的評論者的評語所發，有就事論事的，有借事引發的，有因襲舊說的，有創立新見的，有認同定論的，有不認同定論的。這既奠定了繼續深化認識的堅實基礎，又提供了足以促進研究的便利條件。以此類推，則全書的文獻價值之大，即不言自明。

此書第三個方面的重要價值則表現在匯輯評語資料的全面系統性和現實針對性上。不以好惡取人，不因人廢言，而用學術水平、價值標準作為衡量和取捨的原則，較全面地匯輯從各種角度、各個層面評論《史記》的資料，在某種程度上形成具有系統性的“《史記》學”體系。最為明顯的具體例證就是書中有不少嚴嵩的評語。嚴嵩是明世宗嘉靖年間有名的權相，把持朝政二十年之久，在當時，“人咸指目為奸臣”。《明史》卷三〇八為《奸臣傳》，其中就有嚴嵩。據《奸臣傳》序對歷代奸臣的總結，說是明代的奸臣自有其特點，“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出於寺人內豎，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也就是說，明代大奸臣多為內廷的宦官，而外廷的朝臣為大奸臣的較少，這是有明一代的總體情況。但是，“惟世宗朝，閹宦斂跡，而嚴嵩父子濟惡，貪營無厭”。可見，嚴嵩是明代很特殊的大奸臣。但是，人是很複雜的，尤其是封建社會裏的文人士大夫，其道德與文章往往並不成正比。《明史》本傳記載嚴嵩於孝宗弘治十八年即考中進士，且在當時人們特別羨慕的翰林院中先後為庶吉士和編修。正當前途一片光明時，却以疾病為由而辭職回歸鄉里，“讀書鈴山十年，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也就

是說，大奸未必無大才，他的詩文集《鈴山堂集》仍留傳後世，即為明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六“《鈴山堂集》三十五卷”條亦未否認嚴嵩的文才：“其詩在流輩之中，乃獨為迥出。王世貞《樂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論也”。王世貞的父親王忬為嚴嵩所害，尚能說公道話，則嚴嵩有一定的才能，當屬事實。盡管如此，四庫館臣仍因噎廢食，以人廢言：“然跡其所為，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詠雖工，僅存其目，以明彰瘡之義焉。”嚴嵩在位得勢時，人人逢迎巴結，等到離位失勢後，人人又落井下石，其“有才”也被其“無行”所掩，人人都想的是嚴嵩只會“一意媚上，竊權罔利”，一門心思為嘉靖皇帝舉行的祈禱長生儀式撰寫“青詞”而已。誰又能想到嚴嵩在貪權固位之餘，其實還有一部分心思是放在讀正經書、寫正經文章上，這可從朱之蕃匯輯的《史記》評語中的得到證據。由於朱之蕃不持因人廢言的態度，客觀地將“有才”與“無行”、文章與道德二者加以適當的區分，在匯輯《史記》評語時，也搜集了嚴嵩有關《史記》的一部分評語，從而使《百大家評註〈史記〉》一書的資料更豐富，學術含量更高，文獻價值更具有全面系統性。略舉數例，以窺一斑。《汲鄭列傳》曰：“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眉批：“內閣大學士嚴嵩評：按《論衡》云：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爐，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酷吏列傳》曰：“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右內史。”眉批：“內閣大學士嚴嵩評：《漢書》作‘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按：溫舒未嘗免，作為字是張湯死，溫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引經據典，頗具考證思辨性。《范雎蔡澤列傳》曰：“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眉批：“內閣大學士嚴嵩

評：按守者出雖，其恩較鄭安平、王稽更宏矣。後竟不見說起，豈雖之忘恩耶？抑太史公之略也？”《魯仲連鄒陽傳贊》曰：“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眉批：“內閣大學士嚴嵩評：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不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頗有八股文寫作習氣，揣摩《史記》行文語氣，以情理推斷，欲為司馬遷立言。另外，朱之蕃匯輯自己的評語也不少，而且還具有一定的現實針對性，如針對《日者列傳》和《貨殖列傳》的兩條眉批。《日者列傳》曰：“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嚙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眉批：“狀元修撰朱之蕃評：按士大夫雖未必皆賢，然必士大夫市利中外，而後庶民得以生息於其下。若徒為伎，浪遊竊食，又不得與庶民之良者。此顧乃算計利害，自逞得計，反譏士大夫之不肖，而宋忠、賈誼反屈於其說哉？愚故白未必皆其實也，而乃傳之者不得於當世之忿心爾。”《貨殖列傳》曰：“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眉批：“狀元修撰朱之蕃評：予昔為諸生時，曾聞有對聯云：‘貧窮自在，這自在我實難當；富貴多憂，那多憂天何不與。’此亦憎貧而慕富者也，玩此可發笑。”從這樣的評語中，不僅可了解明人對《史記》的認識，還同時可了解明人對現實社會中一些生活現象的看法，則此書的文獻價值，就不止限於研究《史記》一個方面了，還有研究明代社會生活史的方面。

無論是在眉批中，還是在夾批中，都有引用古今人之詩作為評語的，或引全詩，或引一聯，或引一句。如唐人杜牧、宋人蘇軾、明人王世貞、屠隆及無名氏等。

《中國古籍總目》著錄：“《新鈔朱狀元芸窗彙輯百大家評註〈史記〉品粹》十卷，明朱之蕃輯評，明萬曆間書林余象斗刻本。”上海圖書館藏。又：“民國六年同文圖書館石印本（百大家評註《史記》）。”南京圖書館藏。“民國十六年錦章圖書局石印本（百大家評註《史記》）。”上海圖書館藏。據此藏書綫索，我們至南京圖書館查閱，《百大家評註〈史記〉》一書，不僅有民國六年（1917）同文圖書館石印本，還有“民國八年杏月上海圖書館印”本。經過目驗，後者亦為石印本，與前者一模一樣，當為同一版書的后印本而已。但赴上海圖書館查閱，並未檢索得所謂民國十六年（1927）錦章圖書局石印本，而明刻本則得以目驗。由於明刻本不能複製，限於條件，我們這次整理《百大家評註〈史記〉》，即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于2014年影印《〈史記〉研究文獻輯刊》所收1917年上海同文圖書館石印本為工作底本，但這個影印本為縮版小字，因此，不僅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而且更嚴重的是涉及《禮書》《樂書》《平準書》三篇的文字有所遺漏，即漏印原書第二卷二十七頁的下半頁和二十八頁的上半頁，整整掉了一頁的文字。在整理時，便先對照南京圖書館所藏1917年上海同文圖書館石印本原書，查缺補遺，確認文字，然後以上海圖書館所藏明萬曆年間刻本為對校本，在校記中簡稱明本，同時又以中華書局2014年修訂本《史記》為參校本，在校記中簡稱今本。此次整理時，評註中的文字，有底本與參校本同誤者，本着謹慎的原則，以隨文校的方式，在其後用圓括號和方括號來標示改正、增補、刪除、調整錯位的文字，即圓括號中的字是標示要改、要補、要刪、要換位，方括號中的字是標示已改、已補、已換位。書中大部分評註資料，無論眉批、夾

批抑或註文，大都在徵引的評註前冠以評註者的姓名。但同一評註者的姓名在反復被徵引時，偶爾會在某一處有錯誤，如“康海”誤為“唐海”，“方孝孺”誤為“方孝儒”，“王荆石”誤為“王安石”，“陸可教”誤為“陸可故”，“申瑤泉”誤為“申淫泉”，“王世貞”誤為“王世員”等，多屬形近而訛。此次整理，凡遇此種錯誤，即據此書卷前“百大家評註《史記》姓氏”及正文他處所見姓名徑予改正，不再出校。明刻本中的旁批，較底本為多，這次整理時，直接補入，不出校說明。底本卷首總目與正文題目頗有異同，或多一二字，或少一二字，此次整理，據正文校改過的題目，重新編制總目，冠於書前。由於技術上的原因，在我們的這個新整理本中，將底本的眉批、旁批放在與正文相應的位置之間，“眉批”“旁批”字樣標上黑體方括號，眉批、旁批文字使用小五號楷體，而底本正文中原有的註釋、夾批文字則使用小五號仿宋體，以示區別。底本正文中舊註、新註、評語之所從出的典籍書名、評註者姓名原都有圓括號，此次整理仍保留姓名上的圓括號，刪去書名上的圓括號，另外標上新式書名號，以符合現今古籍整理的規範。底本、明本有幾處缺字是一致的，則不作臆補，以方框代替，一字一框。

經我們這次整理出版的新校本，由繁體字豎排改為繁體字橫排。仍用繁體則為避免產生文字上的歧義，改用橫排則為適合當今讀者的閱讀習慣。另外，明本的書前有兩篇引文，作為附錄置於新校本之末。

趙望秦 焦麗波

2016 年金秋于陝西師範大學文淵樓二段

總 序

我國西漢時期偉大的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展現了從黃帝到漢武帝時期中華民族三千年的歷史，它既是一部宏偉的史學巨著，也是具有不朽魅力的文學名著，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中國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兩千多年來，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史記》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從而形成一門新的學科——“史記學”。就中國古代的《史記》文學研究而言，漢魏六朝時期就已經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話題，如《史記》敘事問題，司馬遷“愛奇”問題，《史記》、《漢書》比較問題，等等。此後，隨着史傳文學的獨立、唐宋古文運動的發展、明代復古文學的興起，以及宋代以來印刷技術的不斷提高、出版事業的逐漸繁榮等文化背景的變化，《史記》的文學地位不斷鞏固和加強，因而從文學角度研究所得之成果也日益豐富，直至清代，形成了《史記》文學研究的集大成期。在這一時段，產生了大量論著，對《史記》的文學價值進行多方面的探索。這種研究，曾對建構《史記》的文學經典地位

起到了積極作用，而時至今日仍具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是促進《史記》文學研究更深入發展所必需借鑒利用的參考典籍。

但是，由於各種原因，許多有價值的《史記》文學研究著作至今沒有得到整理和研究。為了進一步挖掘這些古代學人《史記》文學研究著作的價值，系統地認識《史記》文學研究史，有必要對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論著進行重新整理。本叢刊在較全面調查文獻資料基礎上，選擇了十多種民國以前有關《史記》文學研究的重要典籍，加以校勘標點，整理成更便於閱讀和利用的新版本，目的在於為當代《史記》文學研究提供可靠的資料依據。本叢刊選擇典籍的基本原則是：

（一）着眼於文學性的研究著作。《史記》首先是史學著作，因而在《史記》研究史上，有大量從史學角度研究《史記》的著作，尤其是清代乾嘉學派的考據著作，但由於不合本叢刊的整理宗旨，所以，一般不在收錄範圍內。儘管《史記》不是虛構的文學作品，畢竟是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充分施展了文學才華。因此，我們在着重於文學的同時，對有些具有文史交融性的研究著作，從大文學觀念出發，也適當予以選用。

（二）避免重復性的整理工作。近年來，《史記》研究不斷深入，資料整理工作也取得了較大成績。一些《史記》文學研究的著作，已經被學人們整理并出版，如姚芻田《史記菁華錄》、牛運震《史記評注》、凌稚隆《史記纂》、湯諧《史記半解》、王又樸《史記七篇讀法》、儲欣《史記選》、李晚芳《讀史管見》、吳見思《史記論文》、李景星《史記評議》，等等。這些著作在《史記》文學研究方

面雖各有其獨特之處，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複整理，重複出版，本叢刊就不予收錄了。所以，我們經過認真甄別，選擇那些未曾整理及出版的《史記》文學研究典籍進行點校整理。

（三）注重多樣性的學術視角。古代《史記》文學研究著作，與今天的學術專著有所不同，或評點，或概說，或隨筆，或雜記，或感想，形式多樣，角度多種，層次多面，雖在理論體系上不夠完整，但都能給讀者及學人以諸多的啟發和思考。本叢刊所輯選的《史記》文學研究典籍，有的是對《史記》精彩語句的分類選錄，有的是從文字辨識的方面對《史記》文學文本進行解讀，有的是以詩歌形式對《史記》的詠贊，有的是對《史記》讀後感的記錄，有的則是既有個人的批語圈點，又有對他人的評論輯錄，還有的是對《史記》、《漢書》語言異同、敘寫優劣的比較。這些典籍，從宋代到近代，各有特色，對於認識《史記》的文學價值頗有意義，也能促使我們進一步反思《史記》的文學性問題。

本叢刊擬分多輯出版，其中既有原為單行本者，也有原非單行本，而是由原書中抽出獨立成卷的涉及《史記》部分者。本叢刊所收的經過整理的《史記》文學研究典籍的新版本，在整理體例上有着原則性的統一安排，如擇用善本，忠實底本，校勘謹嚴，標點規範等。在此前提下，對於具體負責各書整理工作的整理者及審定者則採取充分尊重其學術特長的態度，不做整齊劃一的硬性要求，可以自由地處理在整理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細節問題。為了幫助讀者能夠較好地了解原著的思想和意義，每種書前都有“整理弁言”或“前言”對其文學性特點和文獻學價值進行介紹分析。

本叢刊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的階段性成果，得到陝西師範大學社科處的大力支持，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對本叢刊的出版也給予了多方面的幫助，我們一併表示衷心感謝！

張新科

2015年8月10日

前 言

明萬曆年間，建陽私營書坊主余象斗刻印《新鐫朱狀元芸窗匯輯百大家評註〈史記〉品粹》一書，共十卷，所謂“新鐫”即新近編輯而刻印成書之意，“朱狀元”即晚明人朱之蕃，“芸窗”即書齋之意，“匯輯百大家評註《史記》”即喻指彙編輯錄許多著名大學者對《史記》的評註之語，而“品粹”則表明此書為一部可供讀者品味欣賞的精粹選本。這麼複雜冗長的書名，是當時書商們為起到宣傳效果、達到售書目的而吸引讀者眼球的慣用手段和通常做法。此後，歷明清兩代都無新刻本問世。即使在清乾隆年間編輯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和撰寫的大型書目《四庫全書總目》中，此本既未抄錄為庫書，也未著條於存目。直到近代民國時，連續出現了幾個新印本，且都簡化書名為《百大家評註〈史記〉》。不過，這個看似簡化了的書名，倒很可能是朱之蕃原本的題名。因為朱之蕃在殿試中考上第一名為狀元，確屬事實，但畢竟又是一位有文化修養的士大夫，還不至於狂妄到在其所撰著作的書名上就自我吹噓為“朱狀元”。這顯然是書商想要借其頭銜而招攬生意所弄出的花樣。再經過近百年，其中的上海同文圖書館石印本才有了新的印本，收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於2014年出版的《〈史記〉研究文獻輯刊》中。

朱之蕃在《明史》上無傳，僅卷二〇《神宗紀》對其考中進士一事有簡單的記載：萬曆二十三年，“三月乙未，賜朱之蕃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不過，朱之蕃的生平事蹟在其他文獻典籍中還是有些記載的，如顧鼎臣《明狀元圖考》卷三、錢謙益《列朝詩集》丁集卷七、朱彝尊《明詩綜》卷五八、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二五、王世臣《（康熙）荏平縣志》卷二、武念祖《（道光）上元縣志》卷十六，俱有詳略不等的小傳。現在綜合其中的有關記載，對朱之蕃的生平略作介紹如下。朱之蕃字元介，一作元價，號元升、蘭嵎、蘭嵎山人，一作蘭媿，書齋名藏山堂。以籍貫論，是荏平人，即今山東荏平人，以戶籍論，是南京錦衣衛人，故亦作上元人，即今江蘇南京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考中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即殿試頭名，故世人稱其為朱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之職，故世人亦稱其為朱太史。後又任詹士府右春坊右諭德及右庶子等職，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再進升南京禮部右侍郎，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死後，追贈禮部尚書。一生為官，主要在京城任職，政績上無可稱道之處。僅可贊許的是在萬曆三十三年（1605）奉命出使朝鮮時，拒收贈送的禮品財物。朱之蕃精工書法，朝鮮人以貂皮、人參等土特產為酬，購求其書法作品。朱之蕃變賣這些名貴特產，用以購買古人的書法字帖、繪畫作品、各式器物，收藏之豐富便稱雄於南京。

朱之蕃雖在科舉考試中名標榜首，譽稱狀元，但文學創作的藝術水準一般，錢謙益就評為“詩篇冗長，頗不為藝林所許”，朱彝尊則評曰“詩作慳熟，語不驚人”。不過，朱之蕃在文化傳播和知識普及等方面却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朱之蕃創作、撰述、編輯、評註及刊印的有關著作典籍，留傳

至今的尚多達二十餘種。其中，屬於獨自創作的並不甚多，雖有四種之數，但卷帙都甚少。《奉使稿》亦稱《奉使朝鮮稿》，僅為一卷，是朱之蕃出使時與朝鮮陪伴使臣的唱和之作。而《朱蘭嵎太史詠物詩》《紀勝詩》《雨山編》等三種亦各為一卷。大多是編輯、選錄、評註、圈點古代人及當代人的著述作品，內容廣泛，舉凡詩詞文賦等文學篇章，正史傳記等史學著作，書法篆刻等藝術作品，乃至科舉考試各式典範試卷，無不涉及，既有單書，亦有叢書，不僅有為其他書商刊印的，也有為朱之蕃本人刊印的。甚至還有朱之蕃親手寫樣上板而刻印成的，如《金陵圖詠》一卷及《雅遊編》一卷，不僅為其所親手編輯，而且為其所親自書寫刻印。

在這些或自撰、或自編、或自刻、或合作而成的各種著作中，朱之蕃似乎對《史記》的評註工作特有興趣，不憚其煩，不知其倦，接連編輯評註了兩部較大型的《史記》選本。一部是《鼎鑄金陵三元合選評註〈史記〉狐白》，湯賓尹輯，朱之蕃註，龔三益評，於萬曆二十八年由建陽書商余氏自新齋刻印成書，留傳至今。所謂“鼎鑄”的“鼎”就是最新、盛大的意思，“鑄”就是鋟、刻、刊的意思。所謂“三元”，即指在萬曆二十三年會試中考了第一名進士的會元湯賓尹，在同年殿試中考了第一名進士的狀元朱之蕃，在萬曆二十二年鄉試中考了第一名舉人的解元龔三益。這三人的“三元”雖屬事實，但置於書名中，則顯然是書坊主的花招。所謂“狐白”，就是精緻、精粹的意思。另一部是在前面已提及的《新鉅朱狀元芸窗匯輯百大家評註〈史記〉品粹》，題署為“狀元蘭嵎朱之蕃彙集、會元藿林湯賓尹校正”。前一部是三人分工合作，按照各自對《史記》的研究、認識和理解進行選輯、註釋、品評的工作，僅為六